

枕上隨筆

衣萍著





枕  
上  
隨  
筆

衣  
萍  
著

衣萍著

枕上隨筆

實價三角

一九三〇年三月再版

四〇〇一——六〇〇〇

北新書局發行

## 序

小峯兄：

聽說枕上隨筆已經排好，快要出版了，因此，寫幾句話給你，請排在前面，就算是「序」。

兩月來我的肺病好得多了，可是又病頭痛，什麼書也不能看，什麼事也不能做。整天躺在牀上無聊極了，就拿起 *Note-Book* 來隨便寫幾句，不久，就成了這樣薄薄的一册枕上隨筆。

拿這樣的草稿來出版，本不是我的本意。當寫這隨筆的時候，林

語堂兄曾鼓勵過我，我本想等到我的頭痛好了之後，把稿子整理一番，做世說新語體，記載許多師友的丰采議論，並請語堂兄爲之序。

——世間太寂寞了，但想到寂寞的世間還有許多我所敬愛的師友，也就感覺得人生之可戀。可惜我的頭痛到現在還沒有好。而病中的心情惡劣，所感到的醜惡的可厭可笑的人生也太多。在我的筆下的痕跡也太雜了。所謂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之士看來，誠爲不朽之大業，而在愚拙之我看來，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切的著作，無非皆是商品而已。商品有優劣粗細之分，枕上隨筆誠然是一冊粗劣而且淺薄的商品呵，在這粗劣的商品裏面，可以看見我的幾個師友們的議論丰采，和世間各方面的人生。因爲我是久病而且太寂寞了呵，在我自己覺得我

的枕上隨筆比情書一束還有趣味：而且，讀我的枕上隨筆的人，也許比讀我的情書一束的人還要多罷。

衣萍

正月二十七日早

一九二九

於上海。





枕上隨筆

壁虎有毒，俗稱五毒之一。但，我們的魯迅先生，却說壁虎無毒。有一天，他對我說：「壁虎確無毒，有毒是人們冤枉牠的。」後來，我把這話告訴孫伏園。伏園說：「魯迅豈但替壁虎辯護而已，他住在紹興會館的時候，並且養過壁虎的。據說，將壁虎養在一個小盒裏，天天拿東西去喂他。」

十年前，胡適之先生的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寄了一冊送給章太炎先生。封面上面寫着「太炎先生教之」等字，因為用新式句讀符號，所以「太炎」兩字的旁邊打了一根黑線。——人名符號——章先生拿書一看，大生其氣，說：「胡適之是什麼東西！敢在我的名字旁邊打黑線法」後來，看到下面寫着「胡適敬贈」，胡適兩字的旁面也打了一根黑線。於是說：「罷了！這也算是抵消了！」

某年，某月，某日，在凡爾賽和會（？）中，各國代表輪流陳說本國政府的意見，於是，中國的代表顧維鈞也站起來說：「中國政府主張怎樣。法國代表克里孟梭（Clemenceau）在旁邊聽了，冷然地說：「中

國在那裏？」

一個美國的科學家到德國去訪相對論的發明者安斯坦 (A. Einstein)。這位科學家與安斯坦從前並沒有會面過的。他進了安斯坦的研究室。時安斯坦正服了襯衫匍匐地下，似乎正有所舉動。這位美國的科學家以為安斯坦一定是在試驗什麼相對論的學理。那知道，安斯坦匍匐了一會，忽然向這位科學家說：「先生，你能幫助我找嗎？我的一張鈔票丟了！」

冰心女士在北京一個中學講演。一個學生問冰心女士是什麼派的

文學。她說：有些近於法國的高蹈派。又一個學生問：女士從美國回來爲什麼不做文章了？她說：因爲生活上沒有什麼激刺。

冰心女士的早年作品，（我說是她現在沒有作品。）內容只有母親和小弟弟。她早年的生活是「啞鈴式」的。這啞鈴的一端是學校，一端是家庭，中間是一條路。

杜里舒夫人到中國纔三日，便演講批評中國女子大學教育。

杜里舒夫人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講演，一次的代價似乎是三十元

或五十元。講畢，她把得來的鈔票放在手中一張一張地數，數畢，然後向翻譯的瞿先生說：「你要不要分一半呢？」

「女子是舖蓋，男子是牛。」樊先生這樣說。停一會，又歎口氣說：「我現在要做牛還沒得做呢！」

「女子是魚，男子是釣魚的。魚一釣上手，就可以放在刀板上任意的宰割了。」穆先生這樣說。

「女人有兩種：一種是老虎，一種是蛇。」S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打過吧兒狗，但他也和豬鬪過的。有一次，魯迅說：「在廈門，那裏有一種樹，叫做相思樹，是到處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見一隻豬，在啖相思樹的葉子。我覺得：相思樹的葉子是不該給豬啖的，於是便和豬決鬪。恰好這時候，一個同事的教員來了。他笑着問：『哈哈，你怎麼同豬決鬪起來了？』我答：『老兄，這話不便告訴你。』……」

想起柯君，柯君的父親是一個守財奴，把整箱的銀子埋在鍋灶下面，柯君却是一個Marx的信徒。（他已經不在人間了罷？）幾年前，

他對我談主義，我說：「你不用談主義了，你還是回家把鍋竈下掘一掘罷。」

魯迅先生在上海街上走着，一個挑着擔沿門剃頭的人，望望魯迅，說：「你剃頭不剃頭？」

我們鄉間有個瘋子，他的嘴裏老唱着：「天上無我無日夜，地上無我無收成！」

一位女士，相信曾國藩的飯後千步的格言，於是，每餐後走一千



步，一步也不少。這樣走了三個月，把胃走得墮下來了，只得送到醫院去。

某監察委員，有人去同他討論什麼事情，他總是這樣說：「好的，好的，回頭我想想看。」

詞云：  
胡適之先生在西山養病時，曾填江城子一詞，程仰之抄以示余，

翠微山下亂松鳴。

月淒清，

伴人行。

正是黃昏，

人影不分明。

幾度半山回首望：

天那角，

一孤星。

時時高唱破昏暝，

一聲聲，

有誰聽？

我自高歌，

我自遣哀情，

記得那回明月夜：

歌未歇，

有人迎。

余抄此詞匿名與陶知行先生觀之，並請其猜爲何人所作。陶云：「此適之所作也。」余曰：「何以知之？」陶云：「我自高歌，我自遣哀情，正是適之本色。」

胡適之先生在美留學時，壁上懸有英文格言：If you can not speak

oudly, keep your mouth shut. 「假如你喊得不響，不如閉着嘴罷。」

顧實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學史上說：「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

一個大學教授，因為旁人說他與女學生有戀愛，他氣極了，到醫院裏把生殖器割去，因此，竟成跛足。

一個大學教授，在講堂上喃喃地說：「我有兩個老婆：一個是鄉下人，一個是城裏人。城裏人雖然漂亮些，但生兒子還是鄉下人好。」

七年前，余在北京東城住公寓，有時甚窮，賴當衣爲活，得錢輒與陳旭至東安市場買酒，曾作詩自嘲：

今日當衣裳，

明日當衣裳。

衣裳已當盡，

只剩一空箱。

有錢沽酒飲，

無錢還賣箱。

得錢十吊五，

招朋醉一場。

一個五歲的孩子，晚上，對他的父親注視了一會，然後很神氣地叫了一聲：「爹爹！」停一會又說：「你今天還沒有叫我呢？」

首都（南京）近流行一首新童謠云：「二道毛，笑嘻嘻，三言兩語成夫妻。」（註：都人士稱剪髮女子爲二道毛。）

郁達夫在北京時，一個私立大學請他去講演小說作法。他說：「這個題目，你們最好去請美國人來講，他們講的一定比我好！」

馬一浮一日謂人曰：「君知當年寄居杭州蕭寺時，有一人能背誦杜詩全集而不遺一字者乎？此人即今之陳獨秀是也。」

梁任公在倫敦時，往訪Giles，時Giles正臥病，聞公來，抱病出見，問公曰，「聞中國近日提倡白話文，公意如何？」公曰：「我甚讚成。」於是，Giles撫胸良久，似甚憤怒。

一個國立大學的教授，氣憤憤地說：「胡適之提倡白話文學，白話文學是反革命，所以胡適之是反革命。」

某「詩人」在大學講堂上教學生看女人應該從腳跟看起。

「大學嗎？大學不過養了一些大飯桶，造就一些小飯桶罷了！」

陳柱尊先生在暨南大學的講堂上說：「白話有什麼難處！譬如詩經上說：『麟之趾，振振公子。於嗟麟兮！』改爲：『麟的趾，振振公子，於嗟麟呵！』就得了。」

（附記）胡適之先生曾譯「麟之趾」爲白話，如下：



「這些公子爺們呵，  
總算麟的一條腿呵，——  
可憐的麟呵！」

疑古玄同說：「凡愛攝影者必是低能兒。」（見半農談影）

八年前，魯迅在紹興館抄寫六朝墓誌，我問他目的安在，他說：  
「這等於喫鴉片而已。」（見半農談影）

朋友邵君是個很好玩的人。我同他在南京鼓樓下讀書的時候，一

個很熱的夏天，他說：「我希望你同我出去玩玩！我不穿褲子，只穿件綢大衫，一定很涼爽的。」我笑說：「好的。」於是同他出去，走到鼓樓坡上時，忽然吹來一陣大風，將他的綢大衫吹得飛起來。風吹屁股現，他只好笑着飛跑回去。

汪靜之在上海街上逛着。一個皮夾被扒手扒去了。皮夾裏有兩張當票，一封周作人先生的來信。過了幾天，他接着一封信，是一個不具名的人寄來的，裏面封着當票和周作人先生的來信。

「沒有老婆的時候母親好，有了老婆，老婆好了。——一個老母親

很不平地這樣說。

|S與|L在一處談話，後來|M女士來了，|S說：「男子是文明的創造者。」|L也附和地說：「女子在文化史上位置是很低的。」於是|M女士憤憤地說：「男子是文明的創造者，一切的男子却全是女子生的！」

在北京，我同曙天，沆業，仲民去騎驢。阜城門外的驢子很少。一個老年的驢夫拉了一條驢來了，然而不是跛足的。我問：「驢子都那裏去了呢？」老年人抬起朦朧的眼，說：「你老還不知道，不是反過

了嗎？驢子都給反掉了。」（註，那時正在國奉南口之戰後。）

凡在上海「圖畫時報」上登照相的女生，全是某校的「高材生」。

幾年前，黨家斌有「小尼采」之名。今年見於上海。忽然聽說他已結婚了，而且愛人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這真是駭人聽聞的事情。

北京女學生罵男學生的口號：「討厭」！「該死的」！「缺德的」！等等。上海的女學生如何，待考。

一個江蘇的大教育家說：「如果平民全識字了，誰還肯來拉洋車呢？」

吳建邦博士從比國回來，道經莫斯科，到北京，他對我說：「俄國有什麼好！莫斯科的街道，革命以後就沒有掃過。共產主義完全失敗！」

「女人呀！你千萬不要愛已經失戀過的男人！」

「男人呀！你千萬不要娶『女作家』爲妻！」

余女友某，曾作憶江南詞，詞云：

南柯夢，

夜夜到巫山。

尋遍檀郎無隻影，

一輪明月到欄杆。

雞報夜將闌。

在家鳳佩蘭的讌席上，劉廷芳博士見余至，卽援筆書云：「嗚

呼！君不見衣萍桃色的衣裳，產出多少歌士德利亞！」

陳旭與余於某年夏日在南京遊玄武湖，時荷花盛開，忽然大雨驟至，曾得句云：「風吹綠葉千層翠；雨打荷花萬顆珠。」

陳獨秀做文章時，有奇癖，常用手摸着脫下襪子的赤足，然後放到鼻孔上聞其臭味，這樣，文章便滔滔而來了。（幾年前在鐘鼓寺胡適之先生家聞章洛聲說。）

一個男訓育委員問學校裏的一個女學生：「你臉孔這樣黃，你結

婚了嗎？」

我總忘不了我的病，於是我的病更纏綿着了。Anton Tchekhov 曾記過這樣一個人的事情：

「Z到醫生那裏去，醫生檢查他，發現他有心臟病，Z猝然改變生活態度，喫藥，老是說着他的病；全鎮都知道他有心臟病，他所請來的醫生們也說他有心臟病。他不結婚，不去看戲，不喝酒，走路的時候也走得非常慢，幾乎連呼吸都害怕了。十一年後他去莫斯科，他在那兒訪着了一位心臟病專家。這位專家發現他的心臟一點也不壞，很健全的。Z快樂極了，但是他已不能返到常態的生活了，因為他過



慣了早睡，遲行的生活，如果有人不說他有病他就惱了。惟一的結果就是他從此痛恨醫生——除此外沒有別的。」

從嚴州至屯溪，舟行徽河，河身曲折，石灘甚多，地理家程鐵槐曾爲口誦一白話詩：「一灘又一灣，一灣又一灘，灘灘都在灣中間。」又，古人曾有詩詠斯河：「上岸有山皆臨水，下灘無石不橫舟。」

「懶人的春天哪！我連女人的屁股都懶得去摸了！」

「到銀行去取錢時，本來這錢是自己存的，也要看銀行小鬼的臉

孔，好像受他布施似的。」

一個有名的經濟學家說：「如果中國共產了，把全國的銀錢大家均分，每人只分得兩元。你想，怎樣夠花呢？」

「處世的最好法子，是：瞧不起人。」L先生說。

一個教授愛上一個女士，這個女士不肯嫁他。於是，這個教授帶了手鎗，跑到這個女士的家裏去，就地打滾，嚷着自殺。後來，這個女士終於嫁給教授了。

「回到北京呀，就是吃窩窩頭也情願的。」

「中國的女學生跳而不舞；梅蘭芳舞而不跳。」幾年前，劉廷芳博士對我這樣說。

在夢中，我看見小方，還有一個女朋友。我說：「小方，我病得這麼久了，你也不來看看我！」她說：「你看，我的眼睛哭得這麼紅，你也不來看看我！」

女人的微笑，會改變人們的人生觀的。但革命家的鮮血，不過改變了世界上的旗幟和符號。

一上海法租界有糞頭名朱德春者，業此幾十年，積資達三十餘萬。

沈先生到某教會中學去講演，題目是青年的煩悶。講演詞分三段：  
（1）青年爲什麼要煩悶？（2）煩悶的種類。（3）怎樣解決煩悶。  
洋洋數千言，發揮盡致。講畢，學生們來告訴沈先生：他們並沒有煩悶。於是，沈先生很生氣，他覺得教會教育是失敗了，因爲學生不懂得煩悶。

某詩人想寫封情書給頗負盛名的「文壇前輩」的某女士，寫了一年多了，這封情書還沒有寄出去。

東京的中國女生宿舍裏的四川女生氣憤憤地說：「我再也不能住在這樣小鬼頭的日本了！就是我們四川一省，也比這小鬼頭的日本大得多！」

一個俄國人曾批評徐志摩的文章，給了他一個絕妙的評語：「有點糊塗，不大清楚。」——真對，徐志摩的文章，的確是「濃得化不

開！』（看「新月」第一卷十期。）

陽歷新年，各機關張燈結綵，一個江灣路上的汽車夫，氣憤憤地說：『外國人過年，中國人都出力幫忙，中國人過年，（按，指陰歷年。）外國人一點也不肯幫忙。你瞧！外國人多壞！』

一個教育家，怕自己的女兒同旁人戀愛。每天他的女兒坐包車到學校去，晚上仍舊坐包車回來。這個教育家每天晚上把包車夫叫到房裏去，悄悄地打聽自己的女兒半路上有沒有同男人說過話。

『娶女人最好應該兩年一換。』一個小文豪如是說。

C與W去逛俄國妓女。W是不懂英語的。爲了要讚美這俄國妓女，在未去以前請C教了他兩點鐘英語。W要C把「你的眼睛多麼好看啦！」「你的手多麼白啦！」「你的身體多麼胖啦！」等等譯成英語教他。

「上海一埠之中醫，爲數約二千人。藥肆三百家。平均每日藥方，約一萬張。嚴冬盛暑，猶不止此數。即以胡慶餘堂一家而論，日亦五百張左右。若言西醫，登記者僅四百三十餘人。統計上海，有藥

房二十五處。每一藥房，每天以藥方二十張計，每天祇五百張。」

周作人先生說：「就是中醫醫得好病，我也絕對不請教中醫。」

一個小學的女教員同一個男小學教員戀愛了八年，什麼都預備完全，只剩下<sub>了</sub>了。（有的說，早已<sub>了</sub>過哪！）忽然這時節，這女教員收到男教員家裏來了一封信，是一個鄉下女子寫的，說：「你什麼東西不好要，爲啥只要我的丈夫哪？」

一個大學教授，他每月薪水有二百餘元。他却告訴他的妻，每月



薪水只有一百元。於是，他按月把一百元完全交給他的妻，然後，他從他的妻那裏按月領二十元零用。

茅盾未出國時，寓於上海某處之三樓，樓其與魯迅所居之三樓相對，時茅盾正艸「動搖」「追求」等小說，常深夜失眠，遙望魯迅之居，仍燈光輝煌，於是喟然歎曰：「亦有失眠似魯迅，不獨失眠是茅盾！」

編古廟集，在晨報副刊中，重見「桂珍」所作一詩，此與他年考據有關，錄之於下：

我願不想思，  
還我孩提心。  
心如雪兒潔，  
整夜在甜睡。  
有願不想思，  
飄然落大海。  
心肝化爲水，  
魂魄飛上天！

錢。』  
一個醫院的院長說：「住醫院同住旅館一樣。住一天，要一天的

蘇曼殊的小說殊不佳，其詩與小品文，誠足以表現其孤零之身世，與淒涼之境遇，然瑣瑣碎碎，亦不足以稱大家。然晚近景仰之者實多。前聞北大某女士曾高懸曼殊像以示崇拜。一日，余問周作人先生，曼殊所以受世人意外之崇拜者，其故安在。作人先生曰：曼殊之所以受人崇拜，或不以其作品，而以其品格。蓋晚近清高之人太少，卑污之人太多，此曼殊之所以受多數人士所景仰歟？

疑古玄同先生善言辭，有「話匣」之名。出口滔滔，俱成好文，且學問淵博，當時罕匹。然終日僕僕道途，著作不多。胡聖人評之曰：「疑古玄同議論多而成功少。」黎錦熙先生評之曰：「玄同之所以做不出文章，因為心裏有苦悶的象徵。」

一個前清的舉人，他每出門，見天上有雲，便趕緊回家，穿上雨鞋，帶了雨傘。一年四季，全是這樣。

幾年前，陳仲子從俄回，訪胡聖人於鐘鼓寺。聖人曰：「子方從俄回，亦將有以救我乎？」仲子曰：「俄國之情狀，一言以蔽之，

四：貧而樂。」（新論語之第幾章）

一個虛無主義者，說是人生無趣，要自殺了。於是，某年，某月，某夜，邀了幾個朋友在一處聚餐，席上，這位虛無主義者說是人生無趣，今晚一定自殺了。大家都覺得慘然，一位最年青的朋友，忍不住哭起來了。於是，這位虛無主義者說：「如今，有人爲了我自殺傷心，我是決不自殺了。」

本年四月初，屯溪爲朱老五部所劫掠，數里長街，悉付一炬。民國日報某日所載朱匪行爲，大有梁山泊好漢風味，因錄之：

朱匪原僅百餘人，嗣將張家灘，殷家團，烏石礮，盧村四地人民自衛團槍奪去，攻陷祁門，休寧後，釋放囚犯，多附從於匪。遂使匪數驟增至三百餘人。匪用紅綢或紅布，圍裹腰間或斜背肩脇間，狀如軍隊中之值星帶，用作記號。上書「有錢都歸我，窮人隨我來」兩語。類似標榜其豪俠主義者。所劫現款甚多，因攜帶累贅，特定以百元易金一兩標準，召人兌換。但殷實多金者，大半早已逃走，故結果現洋仍無法變爲金葉也。匪樹大紅旗，上書天下第一軍字樣。所到之地，張貼布告，原文云：「住草屋者是吾民。住瓦屋者是吾仇，不能混的隨我來！」……

陳旭於某年遊鐘山，襟帶野花一枝，至絕頂而隨風飄去，乃得句云：「來此絕塵爾自去，無復踪跡到人間！」

孫伏園身材矮小，甚像日本人。一天，在北京戲園內看戲，一個不相識的人同他攀談，他不睬。於是，旁邊的一個茶房說：「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是很難說話的哪！」

王魯彥本名忘我。在北京時，貧甚，想在某部謀一小位置，因某部非有大學文憑不行，於是向他處借得一文憑，其人名魯顏。部中同

人均呼王爲魯顏。後，王恆用魯彥之筆名（Pon-Name）作文，而忘我一名，幾於無人知之矣。

小說的好壞，決不能拿字數的多寡來定比例的。中國人是根本不懂得短篇小說的，他們看慣了那些亂七八糟的章回小說，於是，現在，有人迎合這種惡劣心理，又做「二十萬」「三十萬」字的小說來嚇人了。其實，沒有理想，沒有經驗，就是做了「三百萬」「四百萬」字又有什麼可取呢？真是合我們家鄉的土話：「鄉下姑娘的裹脚，又臭又長！」



「專講結構，佈局，決不會做出什麼好小說的。」魯迅先生說。

幾年前，胡思永曾抄了一首詩稿給我看，說是 Sara Teasdale 的一首詩，陳衡哲女士譯的。Sara Teasdale 的詩集，有 Sonnets to Duse (1907)，Love Songs (1917)，Rivers to the Sea (1915)，Flame and Shadow (1920)，等。此詩不知從何集譯出，譯稿如下：

我在一株樹下，

把愛情埋了。

那林裏又深又黑，

誰也不知道。

白天裏狂風亂吹，

我便在陽光底下過日子。

到晚上人們都睡了，

呀！

那我也可以哭了。

此詩譯得極佳，這不是譯詩，簡直是創作了！

如果我袋中的五元鈔票今天用去了，明天，我不也是無產階級了嗎？我們都是窮苦無告的無產階級哪！

傳說張作霖當第三次入關時，傳集兵士們訓話，說：「這次入關，誰再嘴裏嚷：『媽的個吧子』就得鎗斃！」

叭兒狗啦！你們只會吃，只會喝，而且只會在你們主人的面前打滾！

革命的文學家說：「阿Q的時代已經死了！」但是現在是什麼時代呢？俄人伊鳳閣（前北大教授）曾批評「阿Q」，他說「阿Q」的缺點是有世界性的，不但中國的辛亥革命時代會有這樣的人物，法國

革命時代，俄國的革命時也難免有這樣人物。——我想，就是將來中國革命黃金時代，也難免有這樣人物，「阿Q」的人性的缺點是永久性。

王品青年青早死，朋輩皆惜之。品青生前曾擬刊其所作詩爲一卷，名曰萍水詩集。然僅見目錄，未曾出版。語絲曾載其萍水曲一詩，哀豔可列入子夜歌之林。記之於下：

郎作水上萍，

儂作池中水；

聚散縱隨風，

終在池水裏。

郎作池中水，

儂作水上萍；

池水有時涸，

浮萍亦無生，

一九二五，一，一三。

十五年八月五日申報有北京電一條，其文曰：「京警廳新例，犯接吻者，男子處四十元罰金，或四十天拘留。」

從林肯坊遷居恆豐里後，聞人言，余美顏舊居在我寓之後。此浪漫絕代之奇女子，似存似亡，尙成問題。偶閱申報，有「余美顏遺聞」一則，錄之於下：

余美顏爲誰？卽數年前招搖五羊城畔之奇女子也。一次，因馳馬市廛，被拘至警署，處以五元罰金。美顏探囊出十元紙幣一張，置公案上，警吏欲以五元還之，不顧而去。夏日炎熱，美顏寄寓酒店，赤身裸體，橫陳臥室門口，見者詫爲奇觀，而美顏旁若無人，談笑自若。其行狀詭異多類此。乃爲廣州官廳所不容，既復見逐於香港，於是輾轉來滬，度其浪漫生活。今忽以投海自盡聞，頗耐人尋味。有謂伊因負債過

鉅，欲以一死了之。別一說則云美顏近日好讀古詩，見有「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二句，心有感觸，故毅然捨身魚腹，二說未知確否。姑並誌之。

美顏此次附「加后」號來申，據見之者謂，伊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與客交談，忽而眉飛色舞，忽而淚隨聲下，衆認伊素性放蕩，不以爲異。輪將次溫州海口，美顏謂其隨侍傭婦曰：「船抵申江，倘不見余者，汝卽回港可也。」並授以百金，傭婦初莫明其妙，不料其已預懷死念矣。美顏與人談話，肆無忌憚。自認曾與世界各國男子交接達三千人。惟土耳其男子，則未嘗異味云。前粵中某局局長，爲美顏入幕賓

之一。春風一度後，美顏向索二萬金。某使人語美顏曰：「汝有何證據？敢向余索鉅款。」美顏揚言曰：「某氏下部有一黑痣，便是鐵證。如不允所求，當相見於法庭也。」某無可奈何，卒如數與之。美顏揮金如土，到手輒盡，總其一生揮霍，爲數約一百三十萬金，誠令人聞之咋舌焉。

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有七八種之多。最有趣的有兩種報；一種是泰晤士報，一種是文匯報。某日，中央黨部紀念週，謝福生報告說：「泰晤士報爲英人所辦，但是主辦人的妻子是日本婦女，所以論調袒護日本。還有那文匯報主辦人的母親，是中國婦女，所以他們常



倡中英合作的論調。」（錄報）

「只見情人臉上肥，那知家中骨肉瘦！」

情書一束出版後，評者實多。然無論恭維謾罵，皆搔不着癢處。

「文章得失寸心知」，信然。記語絲九十五期曾載天津瑞華女士「論情書一束」一文，其言深令余心折，因檢出錄之：

看完一本書後，最怕人問『怎麼樣？』『好不好？』

情書一束，我看完，趕忙往書架送去。且小姐看見，立即

問：「這本書如何？」我急了，瞠目視她而不言。她更追着

問。我說：

『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人，有各種各樣的思想。我容許這一個，我自然容許有各式各樣的著者的文章。』

說情，各種情，一切都有。

說文章，我是外行，不會說。

說胆子，確是不小。

說事實，不管是不是著者的經驗，或是著者的聽聞，或想像，看的人總不謂爲必有的事，或絕無的事；這是可能而可有的事。

書中有『教人哭，不得不哭，教人笑，不得不笑，才是好文

章」一句，真是要言。但從頂頭第一頁到第末一頁我都看過了，我沒有哭一聲或竟發歎，雖然內裏不少悲意傷心的事。惟獨阿蓮與第一個戀人，就確乎很深很深地得着我的同情。我雖然沒有像看現代評論上胡適之先生的到家那天，一般地哭起來，但我的眼睛真有阿蓮活埋時的影片；我的心房的跳加了速度；我的呼吸加緊了；我不禁發出一聲微歎。

對於第一個戀人的主脚，我竭力爲他叫那叫不出聲的冤苦。我不知怎地要表如此深的同情與這兩篇文章。看後至今，還盤旋腦際，念念不忘。

其餘的太豔了，不批評了。我還以爲可以刪去，實在可以不

必費著者這番苦工呵！」

於天津

五月五日申報，載有清癯的我佛山人軼事，有足補魯迅小說史略所未及者，因急錄之：

……我佛山人，初名繭人，爲名宦吳荷屋中丞之子。性倜儻，不可羈勒，就以豪放終其身。當爲滬上寓公時，署其居曰繭閣，其自爲詩草，卽書狂草四字於卷面，曰：繭閣詩草。有短視者見之，曰：「蘭閨詩草……」繼乃謂：「是誰家娘子作耶？」一時傳爲笑譚。嗣易「繭」爲「研」。又某女士以扇面贈，誤題「繭仁」，迺見而詫曰：「是娟娟者，

竟以繭蠶縛我矣。」於是，就以「研人」著聞於時。

未幾，因別遷，榜於門曰「研塵」。其字作分書，途人見之，笑曰：「滬上工藝縱多，然未見有專以磨墨爲營生者。」蓋誤「研塵」爲「研墨」也，在滬日以筆墨自遣，乃著吳研人哭一書。甫出版，不旬日而罄。諛者譏之，謂「人有七情，此公只有六情。」因是，本爲貴介子，而轉爲小說界一時無兩之巨子。在滬著游驂錄，及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外，其所著不下三十餘種，皆膾炙於時。惜最後作還我靈魂記爲人所嗤，迨其物化，有輓之者曰：「百戰文壇真福將」「十年前死是完人」蓋諷之深矣。

余曾三過嚴子陵釣台，以舟未停岸，故未往遊，然從舟望岸上釣台高在山際，離水甚遠，不知當日嚴子陵如何垂釣也。祖父生前曾告余，嚴子陵釣台上，有一個轎夫題的一首白話詩，如下。

好個嚴子陵！

可惜漢光武！

子陵有高台，

光武無寸土！

汪靜之與符竹英未結婚時，汪在杭州第一師範讀書，符在杭州第一女師讀書。汪曾一天寫十一封信給符，快信，掛號信，平信全有。

後來，這些信全給女子師範校長扣留了，並且請符去談話。符很乾脆的說：「沒有什麼話可談，還我的信好了。」

「假如我是女子，我一定去當妓女的。」一個男青年這樣喃喃地說。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問她的父親：「爹爹，我幾時出嫁呢？」

陳鐘凡對學生說：「暨南自章鐵民汪靜之提倡戀愛文學，搗亂之後，校風百年難復！」

一個婦女雜誌的衛生顧問接到一個十九歲的女子寫來的信，問：  
「我天天晚上夢見男人來睡覺，這個毛病應該怎樣醫法？」

古廟中的楊大可君是一個奇人。他常同我們出去逛。假如這一天走出廟門，楊君就大聲嚷着：「洋車！洋車！」旁人說：「走走心！」楊君便嚷：「呸！誰來走路？」我們知道他袋中是有錢了。他袋中沒錢時，旁人要坐洋車。他說：「走走也好！走走活動血脈！」

章鐵民請吳建邦去吃飯，說是自己動手燉牛肉請他。等到吳建邦



去的時候，他自己正在大嚼剩餘的牛肉湯，而且，抬起油湯滿唇的臉，對吳建邦說：「你爲什麼不早來，牛肉剛纔吃完了！」

盲詩人愛羅先珂在日本時，曾著了幾冊童話。（魯迅譯的桃色的雲，即愛羅先珂在日本作的。）後來，他被迫離開日本，却把那幾本童話的版稅全送給一個他所心愛的日本女人，而且，這個日本女人，據說並不愛他。

William Hunter 臨死時說：「假如我有紙和筆，而且有能力寫了出來，我一定說：死是怎樣美麗而且舒服的事情哪！」

柳翼謀先生在東南大學講中國文化史，說：「唐堯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無疑的，實在有這樣事情！」

真理嗎？真理是什麼東西呢？George Brandes說：「在Novalis看來，真理（truth）是詩和夢；在雪萊（Shelly）看來，真理就是自由。」我想，在其茨（Keats）看來，真理就是美（Beauty）。真理嗎？真理實在沒有這件東西。

胡聖人曾爲余友寫扇，云：「爲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博要能

高。友以扇示余觀之。余曰：「此聖人之言也。若余凡人則不能。不如云：爲學須如繡花針。針頭雖小能殺人。」（新論語之又一章。）

鐵民與余同住鬪雞坑時，實在窮得不亦樂乎！某日，爲鐵民生辰，余作一詩，以寫當時情狀：

爐中火冷，

囊裏錢空，

今朝是鐵民生辰。

起來，

買一個饅頭，

當做蟠桃，

祝鐵民長壽。

還私語：

願討債的人兒，

今朝不要來！

余在南京讀書時，常持書一卷，在街頭閱之。彼時余年方十八，鬚子却已如蔓草叢生，故時倩匠人剃去。陳旭曾作打油詩嘲余：

街頭看書假名士

剃了鬍子充少年。

S 聽說私生子全是很聰明的，因此，他對他的妻說：他一定得去夾個姘頭。

三年前，在北京時，一天，一個北新書局的小夥計問我：「現在不是很久很久不下雨了嗎？爲什麼周作人先生的齋還叫『苦雨齋』呢？」

C先生常常對人很神氣的說：「我的老婆真可怕哪！我告訴她：『我的臉上長了一個小瘡了。』她便說：『還好。還沒有長疔瘡呢。』我告訴她：『我今天在外面摔了一交。』她便說：『還好。還沒有摔死呢！』」

羅新潮名重京師時，心愛老校長的女兒，不知道「是愛情還是苦痛」。沒奈何，跑到老校長家裏去，恭而敬之地對老校長說：「學生有事，願就教焉。」校長曰：「何事？」羅新潮曰：「婚姻之事。」校長喟然有感曰：「余老矣！不能婚姻矣！」於是羅新潮嗒然而返。

魯迅先生的母親，周老太太，喜讀章回小說，舊小說幾於無書不讀。新小說則喜李涵秋的廣陵潮，雜誌則喜歡紅玫瑰。一天，周老太太同魯迅先生說：「人家都說你的吶喊做得好，你拿來我看看如何？」及看畢，說：「我看也沒有什麼好！」

李守常未被捕以前，我的一個朋友葉君去看他，談起胡適之先生，時適之先生正擬由英赴美。守常說：「我想寫信給適之，叫他還是從西伯利亞回來了罷。不要再到美國去了。因為到了美國，他的主張也許又變了。一守常說這話，因為他正在晨報副刊看見適之先生和志摩的通信，有恭維俄國的話。但說這話不到幾天，守常就被捕了，

後來處了絞刑。前年我到上海，借小峯訪適之先生於極思非爾路。我把守常的話告他，並且問他遊歐美以後的見解。胡先生說：「我覺得還是美國有希望。俄國有許多地方全是學美國的。如：（1）工廠式的管理法。（2）廣告式的宣傳。（3）買賣人的訓練……」

不記得是歐洲那一個批評家說的話了，好像是說：莫泊三的作品，不過是些『事實與事實』（facts and facts）而已，巴爾紮克的作品却能『深入人生』（Deep in life）。

中國文豪們的世界文學智識都是從歐美日本的幾種雜誌報紙得來



的，他們只懂得些人的名字和書的大綱（outline）。

政客軍閥失了勢便要出國，文豪詩人挨了罵也要出國。然而文豪詩人終於不能出國，原因是沒有錢。嗚呼！可憐的中國的文豪與詩人。

鄭秉壁將廢名的一篇浪子筆記譯成德文，登在德國雜誌上。仲民寫信問我：廢名是什麼人？我雖然知道，但是不好說。因為廢名就是廢名，他自己已經廢了名，旁人又何必「蛇足」。

Karl Marx 說：「宗教是人們的鴉片。」

中國青年思想，以五四運動前後變動得最利害。那時的青年，大家嚷着反對家庭，反對宗教，反對舊道德，舊習慣，打破一切的舊制度。我在南京暑期學校讀書，曾看見一個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喚做「他你我」。後來到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門口碰見一個朋友，偕了一個剪髮女青年，我問她：「你貴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會，嚷着說：「我是沒有姓的！」還有寫信否認自己的父親的，說，「從某月某日起，我不認你是父親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鐵民也是否認過自己父親的一個人。但是當一九二一那年，鐵民的父親在

家鄉死了，他在北京，因父死未葬，家人促其歸，而鐵民竟因貧未能歸。作孤兒思歸引，情調甚慘，記之於下：

嗟嗟遠遊子，

父死未能歸！

阿母哭靈前，

生妻啼空帷。

弱弟無人教，

長日傍柴扉。

更有幸災人，

旁觀道是非。

吾父善作詩，  
人稱七步才。  
吾父擅風雅，  
園花皆手栽。  
吾父好讀書，  
累累委塵埃。  
吾父愛大兒，  
阿儂終未回！  
憶父病重日，  
思兒心轉急。

三日一長函，  
一日三歎息。  
此歎最傷心；  
此意有誰識？  
自知病已危，  
不克保朝夕。  
勉強作歡顏，  
惟恐家人泣。  
血衰手已顫，  
猶效健時筆。

囑兒「且勿還，

吾病痊有日。

病死亦常事，

願兒勤努力！」

此書在中途，

吾父已長辭，

吾當父死時，

身上無完衣。

躑躅風塵道，

腹中長苦飢。

嗚呼哀哉！

.....

父在日，

我遠離；

父病苦，

兒不歸！

生不能養，

死不及訣，

孤兒淚，

何時歇！

一個老太太，住在二層樓，她的女兒，住在三層樓。這位老太太是反對開窗的，因為開窗怕要傷風。可是終於傷風了，於是抱怨她的女兒，說是，因為她的女兒住的三層樓整天開窗，所以她傷風了，因為風是會轉彎的，可以從三層樓轉到二層樓。

據書店老板說：奉天，洛陽，開封，山東等處，新書銷得最多，滬杭等處却不行。——最貧窮最受壓迫的地方的人們是最肯讀書的。



前幾年，周作人先生徵求猥褻的歌謠，我曾抄了一首通行橫溪三都的歌謠給他。這首歌謠實在有點猥褻！

挑野菜，

趕野鴨。

爾睏倒，

俺來插。（「插」讀如「擦」。）

據說，有些留學生到日本去，只是關起房門來炖牛肉吃的。中國之大，何處不可吃牛肉，又何必到日本去呢？

一個女朋友問我，我在情書一束裏寫得那樣猥褻，爲什麼不害羞。我說：「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害羞的，因爲我是一個文人。」

( I am ashamed of nothing—I am a writer; it is my profession to be ashamed of nothing but to be ashamed.) 想起 George Moore 在他的一個青年人的懺悔裏也有同樣的話，所以便記了下來。

L 先生說：「辛亥革命那年，南方組織北伐軍，於是有許多女同胞去從戎，組織鬍子北伐隊。後來，到前敵去，聽見大砲一響，這些女同胞都躺在地下，嚇得不敢起來了，於是，只得讓男同胞背了回來。」

春天到了，兵們又要打仗了，等到他們的戰馬的足跡已乾的時候，農人將提了鋤頭來把這些足跡鋤平，而且，撒下他們的種子。

可憐的中國呵，你是有光榮的，因為有這許多勤勞而且忍耐的農人。

幾年前，錢玄同先生（不是疑古玄同先生，那時疑古玄同先生還不會出世！）曾對朋友們說：「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鎗斃！」胡適之先生說：「好，等你到了四十歲，我將送你一首詩，叫做手鎗！」前年是錢玄同先生四十大典；北京「語絲」同人曾擬出特刊，後以時局關係，「語絲」南遷，致未果行。胡先生曾作亡友錢玄同先生成仁

週年紀念歌，錄之於下：

該死的錢玄同，  
怎會至今未死！  
一生專殺古人，  
去年輪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  
又嫌投水可恥，  
這樣那樣遲疑，  
過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場，

不曾來監斬你。

今年忽然來信，

要做「成仁紀念」，

這個倒也不難，

請先讀封神傳。

回家先挖一坑，

好好睡在裏面，

用草蓋在身上，

脚前點燈一盞。

草上再撒把米，  
瞞得閻王鬼判，  
瞞得四方學者，  
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  
到處念經拜懺，  
度你早早升天，  
免在地獄搗亂。

接汪靜之來信發牢騷，這些牢騷恐怕窮文人全要感覺到的：

「……我每星期教十七點鐘，要改許多裹脚布一樣長的作文，學生還常常要找我做種種義務麻煩事件，真太忙了。小說是一篇也做不出，想不教書，還是做小說好，但是版稅至少要在半年之後，半年的生活費又無從設法。不是小資產階級決不能作出多少作品。然而創造社的官僚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自吹是無產階級，把我們真正的無產階級倒當作小資產階級，要打倒。這好像一般軍閥都自吹是革命黨，反把真正的少年革命黨當作反革命，要槍斃。……」

Bernard Bosanquet 說：「我們的世界，存在於我們心的媒介中，很

像一所房子，用意象和感覺的材料造成的。」(the world then, for each of us, exists in the medium of our mind, it is a sort of building, for which the materials are our ideals and perceptions.)

接劉半農先生來信，說「許久不做文章，快成沒字碑了。」想到許多朋友多為生活的艱難而投下筆，實在是令人嘆息的事情。然而創造社還咬着說，語絲社的人全是小資產階級，有閒階級，這種冤枉只有天知道罷了。半農先生的揚鞭集中我最愛有一首詩，這首詩的題目也忘記了，(揚鞭集又不在手頭。)但記得這首詩中每一節的末尾一句全是「教我如何不想她？」這當然是首情詩了。然而半農先生說：



「生平不會有過情史。這個她究竟是誰呢？是人呢？是神呢？也許人心中都有這樣的——ness吧。」

是 arthur symons 罷，說王爾德 (Oscar Wilde) 有詩人的傾向，但是不能算是一個詩人，有藝術家的傾向，但是不能算是一個藝術家，有聖者 (sage) 的傾向，但是不能算是一個聖者。然而可憐，我們却連這些傾向的人也沒有。

某年，蔣夫子訪胡聖人於鐘鼓寺。時北京政客官僚正想伸足教育界，而教育界正在索薪，於是蔣夫子曰：「北京的教育界是一個處

女。有的人想強奸她；有的人想和奸她。」聖人笑曰：「不然，北京的教育界是妓女。有錢就好說話，無錢免開尊口。」

（新論語之又一章）

曼殊斐兒在她的一九一五·正月一日的日記上說：「我今年有兩種希望：寫些文章，賺點錢。」（For this year I have two wishes: to write, to make money.）我從前看見徐詩哲介紹曼殊斐兒的文章，以為她是一個不食煙火的仙人了，如今，看了她的日記，纔明瞭她是一個有真心的老實人。

柏烈偉 S. H. Polevoy) 先生來信，說「北平現在除了周作人先生之外，幾乎找不到一個理想家或文學家。」想到周作人先生，我的衰弱的病的心中也充滿了喜悅了。苦雨齋主人是我的師友中最可敬愛的人。「戈爾特堡 (Isaac Goldbery) 評批護理斯 (Havelock Ellis) 說，在他裏面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這句話實在可以拿來移贈周作人先生，雖然我們的周先生一定很謙遜地不承認，在中國，精研外國文學的淵博如周先生的是沒有的，而且，也可以說，很少人如周先生的勤於執筆。他的小品散文可說是受了Charles Lamb, George Gissing, 一流人的影響的，就是他的詩也一點不帶中國舊詩詞的傳統氣。小河一詩到如今還可以說新詩中的絕作。我說，周作人先生是一個「叛徒」，這因為

周先生有愛打架的皮氣，——新學者的擁護溥儀，新文人的侮辱女性，藝術家的作「情波記」，甚至於街頭巷口的「狂」什麼文豪的胡鬧，這，於苦雨齋主人有什麼關係呢？然而我們的周先生却不惜拿起筆來同他們鬥，真是有愛打架的皮氣，據說馬裕藻先生也曾這樣批評他。——然而，創造社的馮乃超却說他是「學託爾斯泰的卑污的說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呢？

‘The Dry soul is the wisest.’ 『乾燥的靈魂是最聰明的。』

## 跋

枕上隨筆竟能於數月內再版，在我這個久病的人，總算是一件十分高興的事。這書出版後，在海濱遇着胡適之先生，他說「讀了這書，覺得很有趣味。」林語堂先生且來函獎勵我，說：「這樣著作，在中國尙未有過。」但同時我知道報紙雜誌上罵我的人也很多。罵我的朋友們，請恕我的無力罷。在病榻上足足消磨了兩年光陰的人。覺得可貴的是自己的有限的精力和光陰，已經連回罵的勇氣也沒有了哪！

此外，朋友史濟行兄還告訴了我一件事情，他說上海江灣有一個大學，因為男生在女生的宿舍牆上用粉筆寫了一句「女子是鋪蓋」，於是女生也跑到男生的宿舍牆上用粉筆寫了一句「男子是牛」。親愛的聰明的男女學生們，拿枕上隨筆的隻語片詞為遊戲，在我這久病的人，聞之也不禁微笑。但用粉筆寫牆，究竟是不雅觀的事，而況在那莊嚴燦爛的「東宮」呢。

我應該感謝周壬林先生，他來信指出枕上隨筆中轉錄「我佛山人軼事」之錯誤。周君的尊人周桂森先生是新庵筆記的作者，生平與吳趸人相知頗深，我們希望周君有更好的吳趸人資料供給我們。此外，

趙爲容先生來信，說瑞華女士論情書一束一文中所提及的到家那天一篇小說，是她作的，特此更正，並表歉意。

衣萍十一·十一·於

上海，離租界百步之遙。





情書一束

(短篇小說集)

七角

少女日記

(與鐵民合譯)

一元四角

櫻花集

(散文集)

六角

種樹集

(詩集)

四角

樵歌

(校點朱敦儒詞)

八角

霓裳續譜

(小曲集)

古廟集

(散文集)

六角

枕上隨筆

三角

契訶夫隨筆

(與朱溪合譯)

看月樓雜信

倚枕日記

友 情

(小說集)

牧師的女兒

(長篇小說)

煩惱的春天

(長篇小說)

儒林新史

(長篇小說)

中國新文學論

(論文集)

婀 娜

(譯托爾斯泰長篇小說)

衣萍著譯校點書籍